

## 掏鸟窝

□成迪夫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长大的男孩，对鸟窝肯定不会陌生，如果说没掏过鸟窝，那自然被认为是缺憾的童年，可以说少却了很多童趣和快乐。

要上树掏鸟窝，爬树是基本功。当然也不是所有树都是一种爬法，低处树枝又较多的，只需一只手抓住够得着最低的那根树枝，另一只手环抱树干，用你的惯用脚脚掌踩在树上，给身体提供一个稳定向上的力，然后用另一只脚踏树干，同时伸手去抓树枝，或者一只手抱住树干，另一只手抓树枝，攀枝蹬脚而上；低处没树枝的，则双手抱紧树干、两腿夹住树干，双腿发力向上推身体，有点像毛毛虫爬树，慢慢靠近鸟窝。一般不会贸然伸手直接去掏，待视线能看清鸟窝内的一切，便有蛋掏蛋、有小鸟抓小鸟。若大鸟来不及逃脱，便一把摁住装进口袋，反正目标是洗劫一空，但对树上的鸟窝也有规矩或是小心思，一般不端窝，以便下次还能掏。

在农村，麻雀窝是最普遍、最容易找的，也是最容易掏的。见到屋檐边拖着草叶，或是循着唧唧小鸟的叫声，至几个石块垫脚或骑在另一孩子肩膀上，揭开屋檐的瓦头，顺着瓦楞伸手进去，揪住草窝

往外扯，能将整个麻雀窝拖出来。即使大麻雀在窝内，基本也是无路可逃，会被裹着一并带出来，那就是一窝端。附近小山头有个化工厂，厂房为了防尘在瓦片底下铺了一层竹篾，那是麻雀做窝的好地方，有成群的麻雀出没，看得孩子们眼馋手痒。趁中午工厂放工，一群孩子相约，扛一把梯子，绕过村庄从农田借着庄稼的掩护悄悄靠近厂房，有放哨的，有扶梯子的，有上房揭瓦掏鸟窝的，还有提小竹篓装麻雀和鸟蛋的……分工明确、各司其职，不消多长时间，便大获全胜，满载而归，留下一片狼藉的瓦片。

白头翁，额至头顶为黑色，两眼上方至后枕为白色，形成一白色枕环，人们常将它奉为白头偕老的爱情鸟。它们常在枝头或是电线上一唱一和，时不时互相追逐嬉闹秀恩爱。白头翁一般将窝高高地搭在竹林枝杈上，惹得孩子们对着光溜溜的竹子仰头望窝兴叹。俗话说“不怕贼偷，就怕惦记”，爬不了竹子并不代表鸟窝就能躲过一劫，大伙就用竹竿捅或几个孩子抱着竹子一起猛烈摇，几下捣鼓鸟窝便掉下来了，好在竹林底下都有厚厚一层竹子的枯叶，还能有些保护，但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，难免也会蛋打鸟飞，一阵空劳碌一场空欢喜。

并不是所有的鸟窝都在树上或屋檐的，翠鸟的巢穴就非常难找。它会在河堤陡坡或水库附近的沙坡上用嘴凿穴为巢，洞口非常小，而且地洞也非常深，看见这样的小洞口，谁都想不到这是翠鸟的鸟窝，所以往往可遇不可求。但聪明的翠鸟永远难敌孩子的智商，它在此经常出没时，鲜

艳的羽毛和箭一样捕食的动作，已勾起附近孩子贪婪的目光和强烈的占有欲。几天下来，通过蹲守观察、慢慢缩小翠鸟的居住范围，孩子们在认定区域内分头开始地毯式搜寻，任何小洞口都不放过。一旦遇到可疑洞口，如洞口有新鲜的泥土、洞口有鱼刺等，便用网袋罩住洞口，然后用一根细长的小树枝或细铁丝往里捅，如掏耳屎一般，若掏出翠鸟蛋，一般会放回去，过些日子待孵化后再来，若掏出成鸟或幼鸟，则大功告成，就地按功瓜分成果，带回去饲养。有时也会捅出蛇、鼠之类，碰到蛇便会按事先约定的逃跑路线，分头抱头鼠窜。

对孩子来说，有些鸟窝是从来不敢打主意甚至绝对不碰的，如燕子窝。燕子窝一般筑在家门口屋檐下或是屋内的房梁上，农村楼板房是燕子的首选，这样的人家会有三四个燕子窝。在农村，人们和燕子的相处是十分和谐的，并将燕子在家里筑巢当做一种祥瑞，认为燕子一般会选风水好的地方筑巢，捅了燕子窝之后就意味着风水被破坏了，所以大人告诫小孩子不要动它们。如果你的举动威胁到燕子的生存，燕子则会叽叽喳喳围着你家房前屋后不停地叫，仿佛是在骂你家祖宗十八代。更可怕的是据老人讲，捣过燕子窝的人是要长疔疮的，而且是久治不愈、流脓不止的那种。所以，对燕子窝孩子们是敬而远之的，有时也只是静静地看着燕子筑巢和燕子妈妈给小燕子喂食，权作童年乐趣。

如今，鸟类都已经被保护起来，掏鸟窝则成为几代人深深的记忆。

## “出窠娘”李婶

□陈英兰

那天我从母亲家出来，在小区的北门碰到多年不见的李婶。她和小女儿一起坐着，与邻居们边乘凉边聊天，一脸的慈祥 and 满足。“李婶”，我叫了她一声，她愣了一下，没有认出我，后来在她女儿的介绍下才认出了我，马上站起来拉住我的手，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。

李婶今年八十多岁，人比以前胖了很多，但身板笔挺，脸色红润，说话时精气神十足，还像过去一样大嗓门。只是一开口，嘴里缺了几颗牙，显得有点瘪嘴。我们以前住同一个村。我师范毕业后，一直在市区学校工作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如今小村已征迁，她和我母亲依旧住同一个小区。

我和李婶本来也不会有什么交集，后来因为她当“出窠娘”，才有了一些来往。以前，农闲时的村民相对较空闲，平时除了赚集体工分，没有副业收入。到了年底，家家户户工分扣掉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，基本没有现金能分到手。如果家里劳力少、人口多，年底还要成倒找户（欠生产队钱）。

一天她特地来我家，对我母亲说：“阿姐，你女儿在城里教书，认识的人多，要是有人想请‘出窠娘’，帮我介绍一下，赚一点外快，家里买买油盐酱醋也好。”

“出窠娘”是多年前浙东一带特有的职业，尤其是在我们宁波，有的家庭会专门请“出窠娘”伺候照顾产妇和婴儿。“出窠娘”类似于现在的月嫂，相比较而言，月嫂是经过专业机构的培训，具备多项专业护理知识，如产妇护理、宝宝护理、疾病观察、月子餐、生活料理等等。而“出窠娘”只是具有相关的常识和经验，不怕脏、不怕累、不嫌麻烦，懂一点民间偏方。

“出窠娘”需要提前预约，她不但要料理好产妇一个月内的三餐和糖面加鸡蛋的两顿点心，更要照顾好新生儿的吃喝拉撒、洗尿布等。“出窠娘”还要热情招呼好提着各式各样的礼物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，为他们敬茶、煮面，营造其乐融融的气氛。

我们边走边聊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她家。李婶又是倒茶又是洗水果招待。嘴上还不停地介绍着，这房子是哪一年拿到的，进行了怎样的装修，买家电花了多少钱等等。我看着她一脸的满足样，说：“如今你们都享福了，劳保、医保、股份样样齐全，一份不少。”她连声应着：“是呀是呀，真是享福了，每天就烧三餐饭吃吃。如果不想烧，还可以到社区专门为阿拉老年人开的食堂吃，也可以让工作人员送到家。每个月政府还专门派钟点工上门给我们打扫卫生。吃饱饭一点事也没有，就早晚下去走走，跟邻居聊聊天。现在社会好足嘞，好足嘞！”她一口气说了那么多，顿了顿又说：“想想以前真是苦，有时候实在没钱，向孩子们要几元月归钿，当时孩子们也没什么钱，所以交关犯难（方言，十分困难），经常是买盐买油钱也没有。后来想到你在城里教书，就来托你妈，多亏你给我介绍了几个生母娘（方言，产妇），当时赚了一点外快，家里总算渡过了难关。”

回来的路上，我耳边一直回响着李婶“好足嘞，好足嘞”的话，眼前都是她慈祥满足的面容。我想，这不光是她一个人的感受，也是这一辈老人们共同的心声。这些老人过去经历了许多的生活磨难，如今能过上安逸幸福的晚年生活，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啊。

总第700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